

四川白毛女

司馬訐編著



北京出版社

四川白毛女

司馬許 編著
董天野 插圖

北京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

四川白毛女

司馬野編著
董天插圖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前門外大街13號）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3號

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·印張：2 14/16·字數：58,000

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56,000冊

統一書號：10071·400 定價：(6) 0.23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小說是根据四川宜宾县貧农的女兒罗昌秀的事實編写的，对其中某些細节增加一些描写。故事是四川省宜宾县貧农罗錫朋被当保長的惡霸地主罗富舟所陷害，燒房夺田，虽然連病帶气地死了，可是惡霸还不放手，硬把他的兒女拉去当奴隶使用，百般虐待。罗錫朋的女兒昌秀不堪打罵，逃到深山里去，穴居野处，过着痛苦的生活，自一九三九年上山，直到一九五六年才下山定居，共在山上住了十七年。党和人民政府救了她，使她过着未曾有的幸福生活。

一、从小就是好劳动

断头山，陰慘慘，
十人进山九头断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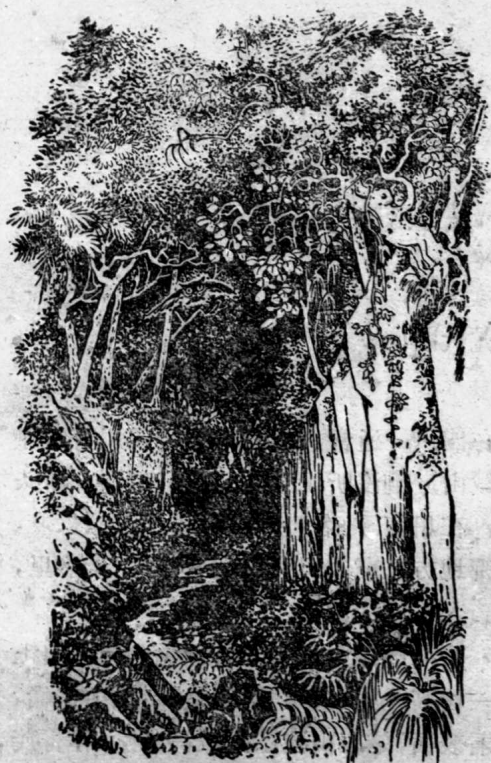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解放前宜宾民諺

断头山在哪里？在四川。通常，人們只听说四川有座峨嵋山；要不，就是青城山。倒没听说过断头山。那么，断头山在四川哪个地方呢？在川南。地名叫宜宾县横江区鳳仪乡。也难怪大家不晓得：那地方已在四川边边上，再走二十多里，就进了云南了。

断头山是座大山，著名的深山老林。打老远一望，山上的树木，一層盖一層，一树高一树，青是青，綠是綠，鋪山盖嶺，望不見石骨。要是只看表面，这座山也不过坡高路險，林菁茂密罢了，为什么又有“断头”的名字呢？这就有种种說法。

第一种說法：这山有一处中断了，所以叫“断头山”。

先来看看，这山是怎么生起的？山的巔峰側面，仿佛被一刀斬断，一边是悬岩峭壁，齐齐整整，真像刀截斧削。另一边，辟了一条山路，路旁有处石壁，挂滿藤蘿，細看还有个名堂，叫做“石棺材”。不說不像，說了儼然就是石棺。兩山中間，夾着一道泉澗，青石白水，虽然不很深，但水流湍急。泉水出山的时候，撞在兩塊巨石上，琤琮乱鳴。人們走在这个夾道中，山高树大，濃蔭遮天，再一見石棺材，不



打寒噤，也有些“陰慘”的味兒。

這是山名由來的一說。還有一說。當地父老相傳：明末有一位愛國志士，姓陳名奎，是鳳儀人。因為他反抗清朝統治，在宜賓被殺害，遺體就葬在岩嘴上；人們悼惜他，就叫這座山做“斷頭山”。

但是，上面兩種說法，都是陳話了，是死的。只有民謠，才是活的。像前面引的那首歌謠，通共三句話，

就道出了當年山區暗無天日的真象。

為什麼“十人進山”會“九頭斷”呢？山里有狼蟲虎豹嗎？深山老林，怎的無有？不過，山中的狼蟲虎豹雖然傷人，比起人間的狼蟲虎豹來，還算不得狠毒呢！這話怎麼講？解放前，這兒是惡霸地主的王國，他們明是團，暗是匪，平時欺壓善良，燒、殺、擄、掠、吊、拷，哪樣壞事做不出來！他們傷天害理，到了什麼地步？逼得活生生的人變“鬼”！變“野人”！

那首民謠，說出了斷頭山的底細。

這裡不說別的，單說一件最震撼人心的事。這就是白毛女羅昌秀的故事。

斷頭山下，有個地方，名叫張灣頭。灣上有棵黃桷樹，枝壯葉密，像把大傘。離樹不遠，有兩間矮屋，茅草蓋頂，高粱杆夾壁，外面敷些泥，風都吹得進。當地人叫這種房子做“叉叉房子”。這是形容它用幾根樹條交叉而成，要算最簡陋的了。

這叉叉房子里，住着一戶人家，姓羅。父親羅錫朋，母親娘家姓何，鄉里人都叫她羅大娘。大兒昌保，二女昌秀，三兒昌高。本來還生了個小么女，不幸痲痲早死了，只剩下嫡親五口人。

說起來，他家還有些自耕地。灣頭上，有十八挑谷子田；屋背後，還有四石五斗山地。照說，他家有這些田地，該可以溫飽了；無奈那些年份，捐稅太重，山地出產既少，他家吃口又多，一年到頭辛苦，還是吃不上飯。

羅錫朋逼得沒法，只得出外，替財主燒石灰。燒窯是件重活，他干了沒兩年，就因勞累過度，傷了力，得了個“枯癆病”。回家不久，就癱瘓了，躺在床上，啥事做不得，偏又吃得。干着急。

他家勞動力原本差。不是有三個娃娃嗎？娃娃都小。這時昌保還沒戴丁，昌秀是個半大女娃，昌高更年幼，全頂不得事。虧得羅大娘，人還能干，又有氣力，每天起早落晚，拖大帶小，下田上地，勸巴苦做，一家子才勉強過活下去。

這年——約莫是一九三八年，到了秋收時節，有一天，羅大娘帶領兒女，出去收谷子去了，羅錫朋一人在家，癱在床上，心事重重。他一怕天時不正，影響收成；二怕新谷下

树，債主登門；三怕土匪搜劫。照說，秋收也該欢喜欢喜，他却怕这怕那。

正在想，罗大娘背着背篋，走了进来。錫朋睜眼一看，只見堆尖尖、黃疏疏、滿背篋的新谷。庄稼人愛粮如宝，見了还有个不欢喜的？他那枯瘦的臉上，頓时露出笑来，問了声“收完了嗎？”

“收完了！”罗大娘放下背篋，看見小鷄把紅苕①叶抓得乱翻翻的，就提起扫帚扫地。一面說：“今年遇見收天好……”剛說到这里，一眼望見，有兩只鷄，伸着頸，側着头，想啄新谷吃。罗大娘罵声“看这些背时的鷄啊”，忙拿扫帚赶开了。轉面对錫朋說：“一年到头，今天煮頓白米飯吃。昌保上場割了半斤槽头肉，給你燉湯吃。”

錫朋听了不开腔。半天，不因不由，落下几滴泪来。



①山芋。

自从罗錫朋得了病，罗大娘照管这，照管那，沒說过半句怨言。她一心望他病好，想尽方法，替他医治。平时又憐惜他，連塊苞谷粑也要騰給他吃。遇見手边有錢，还弄口好吃的东西，讓他將养。这时，見他墜泪，便劝慰說：“莫要心窄，你沒看見，昌保做事都抵得大人了！”

錫朋說：“黃瓜才在起蒂蒂，早啊！……想起来，我又不是七老八十，得了這場冤孽病，倒來坐吃俸祿！有口白菜豌豆吃，就算福气，还吃油葷！”

罗大娘說：“难逢难遇嘛！少想事，自家將息要紧。”因又想起來說：“看，只顧說，肉还没下鍋咧！”

抽身走进灶屋，先就听見“啣啣啣啣”响。一看，灰堆上煨着砂罐，火正燃得旺。走过去揭开盖子一看，罐里的湯大开大滚，面上浮起一層白沫。罗大娘便知肉已下鍋，这不是女兒燉的，还有哪个？大娘盖好盖子，嘆口气，又是欣慰，又是感嘆地說：“这个鬼女孩才勤快咧，不消人吩咐，湯都开了！”再一望，却不見人影。她便站在后門口，連叫了兩声“桂珍！”

这里叫声才住，只听山脚林子內，脆生生地答应了一声：“哎！”罗大娘又叫“要燒鍋了啊！”林子里又回答了声“就回来！”凡是这一喚一答，山窪里都应出長長的回声。

隔一会，林子內走出个十四五岁的少女來。头上梳条辮子，臉堂瘦瘦的，已晒成紫棠色。一对眼睛不算大，但十分灵动。身上的竹布衫早褪了色，却漿洗得干干净净。手头提把鑊刀，下面打着赤脚。身后背个大背篋，里面裝滿柴草，量一量，怕沒半人高！她一头走，一头在吃“烏泡兒”①，吃

①形似桑葚而小的野草果。



得津津有味，
連背着背篋，
也忘了重。就
憑這點，還見
出她的天真，
要不，就是個
懂事的成人
了。

這少女是
哪個？就是羅
昌秀。為啥她
媽又叫她“桂
珍”呢？桂珍
是乳名。昌秀
從小就是把好
勞動。燒茶煮
飯，耕田種地，
見啥做啥，從

不須人叮嚀。她媽有她這個幫手，事事順心，對她也心疼得
了不得。

當時，昌秀背柴回家，放下背篋，就去灶前燒火。忽然
想起說：“媽，山溝邊雞足藤長得齊腰深，割來打豬食，才叫
好。媽，我們明天買個豬兒來喂。”羅大娘一面下米，一面答
應：“哪來的閑錢啊！人都沒得吃，還喂豬？”昌秀說：“慢慢
攢嘛！”

不一會，肉熟飯好，昌保、昌高兩兄弟，也從晒壩回來
了。

这頓飯，因是難逢難遇的白米飯，一家子比過年還有勁。昌保盛了一大碗飯，昌秀端碗肉湯，齊齊整整送到父親床前。昌保叫聲“爹嘗新”，昌秀喊聲“爹吃肉”，錫朋聞到肉湯香，又看見白米飯，不覺精神旺健了許多。才要動口，猛听得屋外狗咬。

狗咬，來了兩個人。走前面的一个，一張寡骨臉，黑里透青。年紀約有三十四五。頭上涼草帽戴得高高的；身穿一套白大綢短衫褲，迎風搖晃；足下穿雙直貢呢雙梁鞋，雪白的粉底。這人姓羅，號叫富舟。現當着本鄉保長。其實，他也不在乎當這保長。他原是鳳儀鄉一家紳糧，又在縣里警備隊任過事，見的世面大，混的人頭熟。單說駐軍的團、營長，就有好幾個和他拜把子換帖；況且他又是“袍哥”，現今在本堂口掌舵^①。平時抽煙稅、賣壯丁、放高利、販槍枝，大搞小干，無一樣不干。江湖上的“買賣”，十九搭有股子。本鄉人都說他“人強馬壯”，沒人敢招惹。

跟在他身後的一个，年紀略輕些，臉上的肉略多些，橫肉。頭上隨便扣頂呢帽，身上穿套鼻烟色綫呢短衫褲，光腳，穿雙白鞋，腰間別杆手槍，槍柄上系塊紅湖縐，拖了尺來長。匪不像匪，團不像團。他本來也有名有姓，但人們幾乎忘了他的本名，都叫他的渾名：“二毛篋”。說他不務正業也不妥當，他從來沒有過正業。這一帶的人都曉得：他是羅富舟的狗腿子，也就是四川人叫的“貼心豆瓣”。

兩個人一前一後，走到叉叉房子跟前，狗撲出來咬。二毛篋抽出手槍，威吓說：“再咬，老子做了你！”正好羅昌保走出來，叱開了狗，羅富舟、二毛篋走進屋裡。

①就是袍哥中的大爺，又叫“舵把子”。

罗錫朋見是他兩個，哪里还嚇得下飯！他和罗富舟虽是堂兄堂弟，平日却不敢弟兄相称。当时連忙招呼“保長請坐”，又叫：“桂珍，燒茶！”

罗富舟在板凳上坐了，揭下涼草帽，見沒处放，依然戴上。笑微微說：“弟兄家，莫講禮，坐坐就是。”

二毛篦一眼望見肉湯，兴高采烈地說：“这湯还新鮮，將就吃口湯算了，不吃茶了。”随手端过碗來，唏里呼嚕，把湯和肉吃个一干二淨。昌保在旁干瞪眼。昌秀气得連罵“餓癆鬼”！

罗富舟歇足气，开腔說：“老大，今年是丰年，該收飽了吧？还是那話，欠我的賬呢？”錫朋訴苦說：“保長，上了捐，还

点尖嘴賬——油錢，鹽錢，葯錢，就沒剩了。保長好歹再讓一年。”罗富舟皺眉說：“讓过多少回了，还說不讓？算算本利，該硬洋二百八，黃谷四石。你一总还我，我等着用錢。”錫朋一听这話，賽如打了个晴天霹靂。着急說：“俺？我几时欠你这样多……”。



罗大娘两步赶出来說：“二伯爷！再是八合十的勛斗利，也沒这样凶呀！”罗富舟歪着头，不声响。二毛篋帮腔說：“吵啥啊！人家有紙有契！”

真的有紙有契嗎？錫朋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，确也向罗富舟借过粮食，害病那年，还借过药錢，不过数目都不大，更沒写过字据。罗富舟想霸占他家田地，已不止一天了，起初說祖先分家不公平，要重新分过；錫朋不答应。罗富舟不甘心，如今又借討債做由头，虚报数目，实行詭詐。

当时錫朋听了，連忙分辯說：“我又沒写过字据！”

罗大娘說：“二伯爷，照你算，叫我卖兒卖女，也还不清哟！”

罗富舟含根紙烟，有条有理地說：“白紙写黑字，难道还假了？走遍‘中华民国’，都是一样算法，又不是我兴的。嘿，你就是告到老蔣那里，也少不掉分文！沒錢，就說沒錢的話。說得好，还有个商量。就是不兴說橫話！”

二毛篋敲边鼓說：“对！快拿話來說，莫要光扯皮！”

錫朋說：“我有啥說的……”罗富舟打断說：“老大，賬，我也不来逼你。嘿，一笔难写两个罗字，弟兄家嘛，放下再說。只是有句話，要跟你商量。老大，看你人都癱了。几个娃娃，七長八短，成得啥事？你那十八挑田，也做不出个名堂。替你想，不如讓給我做，捐由我上，租谷拿来还債，你省多少力！”

錫朋急昏了头，喃喃自語說：“田，十八挑田？保長，田是我的啊！”

二毛篋鄙夷不屑，睡了一口說：“屁才是你的！少做夢，保不住！”

罗大娘慘呼說：“二伯爷！你把田拿去，我一家五口吃啥

哟！还说弟兄家！二伯爷，不看他病人，要看娃娃啊！”

罗富舟提醒说：“桃子坡四石五斗地，也尽够你做了。不够，再来找我嘛！”

锡朋恍然大悟说：“保长，明白咯！你是要我拿田抵賬？不抵！不抵！我又没欠你多少，为啥该抵？”

罗富舟绿了眼睛，咂嘴说：“善话难说呀！”望着二毛篋歪一歪嘴，二毛篋会意，“刷”的一声抽出手枪，指着床上，吼叫：“不要命，就再说个不抵！”就在这当口，昌秀飞奔到床跟前，拿身子遮住她爹。昌高吓得哭起来。罗大娘早跪下了，连连磕头说：“保长，二爷，他，他爹病糊涂了，说话不清楚，莫见怪！莫见怪！”



罗富舟不满说：“就告到老蒋那里，要抵还不是要抵？”沉吟有顷，一努嘴，二毛篋收起了枪。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了。

锡朋嘶声叫：“得的冤孽病，背身閻王債！”

二、她爹死时脚都未伸

罗富舟摸出兩枝哈德門，分一枝与二毛篋，兩人都吸燃了。一前一后，走到溪溝边，罗富舟站住說：“老二，剛才你是看見的，这个癩子認进不認出，連刀都砍不进；这不是善人难当！”二毛篋拍胸脯說：“不要紧！你哥子的事，交給兄弟們，总会給你弄妥貼！”

罗富舟兩头一望說：“我只要田。”二毛篋說：“不給他点辣子吃，他肯規規矩矩拿出来？”罗富舟关照說：“留神点，怕房族中人說話。”二毛篋說：“你哥子又不露相，怕个屁！”罗富舟連連点头，一揚手說：“还有点正事，我走了。”二毛篋說：“明早來給你哥子‘报盤’①。”

罗富舟搖搖摆摆走了。二毛篋跳过溪溝，朝場上走。这时是八月初头，山区天气还热，二毛篋解开衣襟，露出黑油油一团胸脯，迎着那陣陣凉風，一头走，一头唱：“小楊广撩衣进宫院，咚，鏘！又只見陈姨母好个容顏；……鏘咚鏘！”一折《楊广逼宫》还没唱完，早望見鳳仪場口了。

二毛篋进了場口，不走別处，一徑來到楊家烟館。掀开帘子进去，黑暗中只見灯火点点，横七豎八，躺着几个吞云吐霧的癮客。二毛篋不暇細看，走近櫃台边，烟堂信正就着灯火在掏挖烟斗，一眼望見他，連忙含笑招呼：“二爷要过癮？”二毛篋搖搖頭，問：“江大爷來沒有？”烟堂信把嘴朝后間一努，二毛篋会意，轉身走进后間。

后間本来是掌櫃的臥房，不过，遇見“貴客”來了，臨

①回話。

时就改为招待之地。二毛篋进门一看：凌波床上摆了一副烟盘，床边上还摆了一壶茶，两样糕点。床上首坐着个梢长大汉，头上打着青湖縐套头，穿一身二藍大綢短衫褲，脚下穿双草鞋，正捧着苏白銅烟袋，在吸水烟。下手躺着个瘦汉，穿一身灰軍服，正执了烟签，聚精会神地在打泡子。——坐上首的，姓江，名树清，是个著名的匪头子。打泡子的，姓罗，行五，人都叫他“罗老五”，现当着本乡保队附。照說，他們一个是匪，一个是团，冰炭不相容。可是，事情不然，保队附倒陪着匪头子燒烟：猫鼠同窩，水乳交融！

二毛篋进门，先叫了声“江大爷”，看見罗老五，又招呼：“五哥也在这里！”罗老五手提烟签，瞟了他一眼，爱理不理地說：“老二，你貼二房里的貼得好，还認得五哥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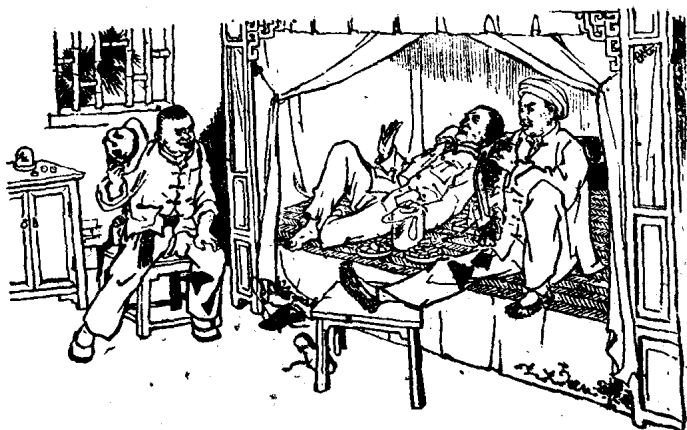
二毛篋賭起伤心咒来，連声分辯說：“沒得事，幫他家跑跑腿，混点烟飯开銷，哪里就算貼他！五哥只要吩咐一句，兄弟們就过来随侍！”

罗老五正好抽完一筒烟，凌波床上，飄起縷縷藍霧。他放下烟槍，笑罵說：“随侍个屁！老子那里还嫌人多！”罵罢，又去打烟。江树清解圍說：“弟兄家散談子①！”抽了一袋水烟，又問：“老二，上回，我送舵把子那兩封金鷄牌大山貨，尝了沒有？”

二毛篋挨身床边坐下，回答說：“早下肚了！那东西，切开来黃錚錚的，燒起来精絲吊得多長，一不粘簽子，二不起黑壳，又香，又梭斗，硬是大山貨！”

罗老五手提烟槍，眉閉眼合說：“好說！八角硬洋一兩，运到省上，值一塊多！”

①說笑。



二毛篋故意吐一吐舌，贊嘆說：“難怪舵把子勻一半送了
县訓班汪主任——就是那老蔣的学生，汪秃子！”

江树清不在乎說：“也不值啥！你們舵把子再獎合我几根
槍，等我好好遛一回‘边子’^①，云南貨多得狠！”稍停，忽然
問：“老二，你來找我，有事嗎？”

二毛篋說：“写好一处生意。”

以下，兩個人說的都是“黑話”，外人听不懂。說了半
天，只聽見二毛篋嘴里漏出一句“罗錫朋家”，江树清說了
声“鷄足杆上刮油！”二毛篋又解釋了一陣。

江树清不作声，“呼嚕嚕，呼嚕嚕”，連吸了兩袋水烟，
然后冷笑說：“舵把子想人家的田地，要我去穿紅衣！”二毛篋
又急忙补充了几句，口里漏出了“黃谷”兩字。这一來，江
树清心意才活動了，改变了口气說：“舵把子的事，就沒黃
谷，也不打退票！不要紧，我們几个人去，把那姓罗的‘黑

①意为打劫。